

大银幕下的 流光岁月

□刘伟

“文革”前的上世纪60年代我正处在儿童岁月,那时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。有一次看的是露天电影,即现在的济南第一工人文化宫,在院落的最西边有片很大的空场地,用砖头水泥砌成一排排低矮的垛子,给观众当座位。记得在那儿看过我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片《猪八戒吃西瓜》和木偶片《小蝌蚪》。还有就是在大观园电影院看过我国的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电影《魔术师的奇遇》,是由陈强主演的。

后来随父母下放到农村,就只是看露天电影了。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批复映的老电影,如《南征北战》《铁道卫士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奇袭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。五年后返城,已是70年代中期,进电影院的机会比较多了,记得有《春苗》《决裂》《反击》。

那时也引进一些外国电影,但都是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电影,如罗马尼亚的《叶塞尼亚》,北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《看不见的战线》,阿尔巴尼亚的《第八个铜像》等。人们当时的流行调侃是: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,越南电影飞机大炮,罗马尼亚电

影楼搂抱抱,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。”

“文革”后粉碎四人帮,解放了一大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优秀电影,那可真是一次精神的饕餮盛宴。我那时已进厂参加工作,我师傅也是一个影迷,对孙道临在《家》《早春二月》里的扮演,对王心刚军人的扮相,都是赞不绝口。记得我师傅看完《早春二月》,在车上看春厂房窗外的春柳,喃喃自语:春天来了,多么美好的青春啊。他那时未婚,正处在谈恋爱时期。《大浪淘沙》有许多镜头是在济南拍摄的,有我们熟悉的老火车站,北关车站东邻——那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货场,我在那儿干过,能在影片里看到便感到格外亲切。

当时我们人手一张二十二位电影明星的标准照片,四寸大的黑白照,有赵丹、孙道临、王心刚、白杨、王晓棠、王丹凤、于蓝、田华、张瑞芳、崔嵬、陈强、于洋、谢添、上官云珠、秦怡、庞学勤等等。那是上世纪50年代经周恩来总理提议,四大电影制片厂和文化部提名选出的,也是我国电影界的第一次造星行动,个个大名鼎鼎,如雷贯耳,当时我们崇拜得不得了。

还有凭借一场电影就让我们记住的演员,如《甲午风云》里的李默然,《今天我休息》里的仲星火,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的王玉珍,《柳堡的故事》里的陶玉玲,《平原游击

队》的郭振清,《青松岭》里的李仁堂,《董存瑞》里的张良。

我们对每个演员在哪一部影片里出演谁都耳熟能详,那个时候,我几乎是每部影片都看了,有些影片看过不止两三次,我们几乎跑遍了济南大大小小的电影院,看到哪里有新放映的电影,便早早跑去排队买票,去晚了就买不上票了。

在售票口排队,冬天冻得搓手跺脚,夏天挤一身臭汗。望着长长的队伍,哪怕排上一两个小时亦无怨无悔。那时偶尔也有退票的,但是等票的人多,退票的少,要想卖掉余票,你都不敢声张,因为会围上来一群人,把你那多出来的一两张票都能抢光了,你不知要卖给谁好。退票者也没有现在的黄牛这般漫天要价,大多数人还是原价,那时的人比较实诚,不敢倒买倒卖。

影院里,无论楼下还是楼上,座无虚席,人潮慢慢满了一个个的空位。随着影院灯光的熄灭,全场的嘈杂声、嗑瓜子声顿时安静下来。电影放映后,偶有几个迟到者,跟随场内管理员打着手电筒,找到自己的座位。其实有些就是故意等场内暗下来后才来的怕曝光者,这多数是谈恋爱的人。

那时我去得比较多的电影院是旧军门巷的新华影院、

火车站南的军人影院、经二纬三路的职工影院、经二纬一路的中苏友好影院(后改名反修、胜利)、共青团路上的中国影院、青龙桥南的解放影院。当然了,十二马路的明星电影院、成丰桥附近的光明影院、西市场的和平影院、历城区的洪家楼影院、经二纬三路的市卫生教育馆(原小广寒)我也都去过。那时还有一些剧场也放映电影,如大观园商场里的大众剧场、新市场里的天庆戏院,此外还有山东剧院、实验剧场(原北洋大戏院)、大同剧场、铁路文化宫等。

看过大量的电影后忍不住手痒,后来我也写起了电影剧本。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,废寝忘食,后来还真鼓捣出来一个厚厚的剧本,寄给了北京一家杂志社。当然,后来是人家附了热情的亲笔信给退稿了。我还订阅了《大众电影》,每至一年期满便装订成册,对电影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体制变迁,进入市场经济时代,我渐渐不再进电影院,改在家里上网看了。60年代学生票五分钱,成人票一毛五至两毛五。1988年济南最高达到1.5元。后来涨到2元、3元,等涨到十元以上我们基本就不去电影院了。现在动辄数十元、上百元,就更是不屑一顾了。至于什么票房上亿,也不知道怎么统计的,但那上亿的钱和我们这些老影迷大多没什么关系了。

碎碎念

生活如茶

□张丹旭

青花茶盏,其中茶叶浮浮沉沉,滚了又滚。

我想,生活就应该如一杯捧在手里的茶,温婉,恬静,不动声色地绽放繁华。旧历八月,荷花已谢,心中念头一闪而过,去访一座老城吧,一定要有茶。老街边有卖茶的小店,古旧,整洁,靛蓝的门帘,木质长桌上仿佛还有桐油的痕迹。店外满是热闹的行人,店内檀香隐隐,茶韵悠然。

生活如茶,茶若人生,有陶渊明的清淡,有屈原的苦涩,有苏轼的浓墨重彩,亦有戴望舒雨巷中微微湿润的柔情。茶不能一口饮下,只可细细地品,最初清香,往后又有一丝苦涩,然后才是浓烈的香,而最后留下的,不过是一切归于风平浪静之后依然萦绕在唇边的那纯净的甜,还有凝于舌尖上的那一丁点儿微微的苦涩,都值得被无数次回味。

生活中从不缺波澜壮阔的起伏,从不缺跌宕起伏的曲折,毕竟是生活,怎能始终平淡,怎能始终云淡风轻。被质疑,被贬谪,被罢黜,甚至是因为一句话而身陷牢狱之灾,生命中的曲折坎坷,逐渐被凝聚在茶叶那纤长的芯里,每每饮下,有痛,有眼泪,也有值得微笑的难忘回忆。人在世间皆是独一无二,连你见过的花都不会再是去年那朵,总说人各有命,说人一生的命运其实就是一生选择的集合,到底最后是浓烈的红茶还是清淡的绿茶,也只有喝完才会知晓。

每个人的路都不尽相同,但总归都是在热水中浮沉,从无色到有色,从无味到有味。一生中最美的青春岁月里,可以在阳光下肆意奔跑、微笑,心中有的,便是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盼。人到暮年,所剩岁月不多,只留得青春时候的色泽味道来回忆,无论苦甜,无论浓淡,都值得从心底绽出最美的微笑。

时光匆匆,岁月无声,生活多像一杯茶。现在的我们正处于刚刚开始浓烈的时候。不要辜负了大好的时光,如一杯茶般沉下心来,笑着窗外花开花落,风景变迁,始终怀着那分初心,向着目标安稳前行。

名家言

□陈中华

抵达美国几天后,孩子们带我们去滑冰球赛。这是在丹佛体育馆,座位有一万多个,从孩童到青年人到中年人到皓首老人,被各年龄层的人坐满了。这是洲际联赛的丹佛队主场赛,场馆拱顶悬吊着半个羽毛球球大小的电视荧屏,近镜头直播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,中间双方队员肢体冲突、殴斗多次,每一次,电视上都刻意近距离细致地予以直播,过后,屏上仍然反复重播事件细节,不像我们比赛时的电视直播,逢这类事,总是犹抱琵琶,既想直播悦观众,又避“导向偏离”、“唆事”之嫌,总是转移镜头。我注意到,每逢冲突发生,观众席上都是丹佛人,皆大声吆喝助威丹佛队员,也并没有其他过激行为,又都是过后快意地哄笑算完。

这只是打个岔,其实我注意的是,在比赛间隙,场馆里或电视荧屏上,总喋喋播着摇滚、爵士、打击乐,观众的表情似在为这些伴奏。我们平素贬斥的那种“美国商业娱乐文化”确实浸透着每个人——甚至中国年轻人——的心灵。

我们总被孩子们带着去做

盼我们的文化融入“主流”

一些很美国味的事儿。

多日以后,我们被带去观摩一次节日游行,这本是爱尔兰人纪念历史上的一个叫圣帕特里克传教士的活动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爱尔兰商人、绅士引入美国,并成为全美国人的一个节日。那一天,我们看到了那个节日游行:游行人们穿着绿、黄底色的历史各阶段代表性服饰,驱驾着那些时段的车辆——包括人力车、驴马畜力车和动力车,手持或车载仿造各时段有代表性的生产、生活及战争器具。游行高潮时段,出现了二战时仿美国军队的方队,那车辆、武器、装束完全是当时模样,还出现了“巴顿将军”。因为是民间组织,没有任何人维持秩序,游行自然、潇洒、松散、随意,很不紧凑,方队和方队间常隔着很远的距离,游行常向夹道观众抛送小礼物,以彩带、彩绸、珠链为多,没有任何商业广告。“巴顿将军”尚未临近,军人出身的我妻子就跳进去,扯住了“巴顿将军”,非要与他合影,对方见一个中国女人邀他合影,非常高兴,任由我给他俩拍摄了多张合照。

丹佛昼夜温差很大,直到五月上旬,在市区常着单衣,十

多公里外的山峦却依然白雪皑皑,还可以滑雪。孩子们经常去滑雪场,我们游览,他们滑雪。一问,他们都买了滑雪场年票。依我这个年龄,早已对这些时尚项目没了兴致,对孩子们的行为也不认同。我说,专门开车前去,花这么多钱,好玩吗?孩子说,不是为着玩,为着锻炼身体。

孩子们约我去打网球,到网球场也要开车,我一点儿兴致没有。我注意到,在丹佛的林荫道上跑步的多是美国人,身着短裤短衫跑步的又多是身材较好的年轻美国女人,两个多月我还没见过一个在路上跑步的华人。我说,锻炼有很多简便有效的方式,在寂寥无人的林荫道上,迎着早晨的太阳,呼吸着新鲜空气,跑跑步,迎接新的一天开始,那感觉真好,我年轻时就曾这样跑。非要打什么网球才是锻炼?孩子说,打网球多好!因为都有兴趣,才聚在一起,又更乐趣。

哦,乐趣!

一次见儿子买了一根高尔夫球杆,我又嘟囔,儿子快快不乐地回应说:我做这样的工作,有时与客户在一起,打高尔夫球是一种工作需要。将我的嘴堵住了。那一刻,我猝然意识

到,这些看冰球比赛、听爵士乐摇滚乐、滑雪、打网球、打高尔夫,其实是一种文化。

我心里不停念叨:完了,完了,美国文化把中国孩子吞噬完了。

在美国多座城市寻觅中国文化,最兴隆的中国文化表现大概就算是中国餐馆了——如果说它归入“文化”。再者,就只能说华人店铺里少许的中国字画、仿古工艺品以及嵌有明显迷信色彩的祭物、饰物,还有就是华人报纸和网络上的历史、文学、宗教读物。再找,就难找得到了。

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,对异域文化是没有法律封闭的,实际上也难以封闭。前面刻意提到绿色游行和爵士、摇滚、打击乐,就说明了一个事实:作为当初的异域文化——欧洲殖民者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,已完全加入了美国社会的文化主流。据说,美籍华裔人至少四百万,加上各种身份常居美国的华人,如此庞大的华裔移民却没有使华夏文化融入美国文化主流,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和蹊跷事儿。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、国家一级作家)

